

第三回 壓富兒唯詩一首 訪仙跡得藥兩丸

詞曰：

詩書事，問爾可曾攻？但倚朱提，倩人代作，偷取譽聲隆。遇著才人逢至公，恁多金也沒用，怎禁面皮紅。偏是奇人賤黃白，貴磨礱。喜殺是奇山奇水，愛殺是秘跡神蹤。踏遍了，文章蓋世，績著景鍾。

右調《下里曲》

話說逢玉在梅花村住了三四日，作辭張老道：「小婿在路上挨延既久，今在府上又住了這幾天，恐怕家中懸念。今欲辭岳父，往從化去，見了姑娘，好作速抽身回來，同岳父起程，羅浮小婿也不去游了。」張老執著逢玉手道：「親翁康強，不必過為掛慮。我這惠州西湖，四月十八日有個浴佛大會，十分鬧熱，舊有詩社，四方來考者甚多，賢婿既到此地，老夫願同賢婿到彼一考，就可賞覽些西湖景致，乘興便陪賢婿轉到羅浮一遊。游了羅浮，賢婿就從覆翠山穿出，便是博羅大河，搭船至省，甚是便易。但今日是四月初三，考期還遠，且再寬住幾天。」逢玉不好拂得岳丈意思，只得住下不表。

今且表西湖，在惠城之右，槎溪、廉泉二水匯而為湖，迴環二十餘里。中有漱玉灘、點翠州、明月灣許多名勝。昔楊萬里有游西湖詩云：

三處西湖一色秋，錢塘潁水及羅浮。

東坡原是西湖長，不到羅浮便得休。

明初縉紳先生，於首夏清和之時，各攜酒盒，叢集遊宴。陳主事皇瑞，慕南園五子之風，於豐湖棲禪山寺倡為詩社，其後考者日盛，凡得批首，必登高科，故凡有抱負者，莫不以為新鋼之試，今且不表。單表豐湖之側有個富戶，名喚作何尚，白手攢積得幾萬兩銀子，買了許多田園屋宇，自覺得也是個豪傑，只是目不識丁，全不曉得飛觴醉月，分韻題詩的樂趣，見了名公巨卿、高人逸士，也未免減色起來。後來生下一個兒子，名喚做足像，年至七八歲時，便延了個先生，名喚做饒有，來教他讀書，思量與他增增氣。怎奈那足像的志氣，全與老子不同，見了書本，就如著了槽香的一般，一身便軟麻起來，兩隻眼睛合攏了再睜不開；遇著那戲耍的事，就跳躍終日也不知倦。那先生又是個沒天理的，奉承他是個富家子金子殿的人，不但不去束縛他，反以非禮之事引誘他。到了十四五歲尚認不出一個人字，那先生卻逢人便說足像是個才子，代他抄了幾篇古文，圈得花花綠綠的，叫他拿與老子看，那老子原是個臨深不懼的人，見了這許多圈兒，便就扣盤門燭的咿唔哩羅起來，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，不勝快活道：「我兒子也有這般學問！我的封君穩穩拿到手了。只是不知時運到也未？明日豐湖社會，是個登科的占驗，何不使兒子去考考？倘考得批首，也好預備預備。」主意想定，便喚足像到來吩咐道：「我明日同爾到詩社一考，勿終日在書房裡埋沒了名聲。」足像聞言，驚得呆了，暗暗想到：「我從不會寫字，怎麼去考得詩？須得與先生商量方好！」連忙回轉書房，將父親言語述了一遍道：「倘到那裡，寫不出字來怎麼了得？」先生道：「不妨，我自有妙計，只要費幾十兩銀子，保爾奪得批首來！」足像道：「要銀子何用？」先生道：「我有幾個好友，都是當今有名的詩伯，爾有了銀子，我代你請他來一同去考，坐在一處，多作幾篇，暗暗遞一二篇與爾，怕不橫掃於人？」

足像大喜道：「銀子盡有，望先生早早行事，我明日同父親來便了。」那先生拿了銀子，便去僱那車載斗量不盡的詩伯來打卷。

且說是年主社會的，是一個有名的孝廉，姓葉名春及，到了是日，先到棲禪山院，鋪設停當，專候眾人來考。辰牌時分，眾人已齊，葉孝廉道：「我這豐湖詩社最有名的，近年來，漸不見有超拔之作，大都是諸君子不肯勉勵之故。我今欲另設個規條，激勵諸君子一番，庶肯各加揣摩，不知諸君子以為可否？」眾人道：「願聞。」葉孝廉道：「諸君子已投卷者的，限次日巳時，齊集禪院右邊大石台基下立住，俟台上人拆封，宣名領卷，台下左設酒，右設水，第十至第一，領卷時賞酒一杯，末名罰水一杯。宣名須從末名逆宣而上。」眾人聞言，各自忖道：「這一杯水料不到得罰我！」遂一齊答道：「妙！妙！」眾人道妙，還只道得兩個妙字，那足像的令尊竟叫了十來個妙字。爾道他怎麼便叫了這許多妙字呢？原來他也在那裡忖道：「我見人家兒子的文字，不過圈幾句幾行，我家兒子的文字，先生直從頭圈到底！今日批首，不是我家兒子更是何人考了批首！」正要在石台上高喝一聲「我兒子聲名怕不似春雷般迸將出來麼。」遂不覺的連聲應道「妙，妙，妙！」

葉孝廉大喜，忙寫下個題目，貼在壁上。眾人看去，卻是個「朝雲暮懷古」，下注一行小字，不拘韻。這就叫做「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」，眾人題目尚未看清，那逢玉早已投卷而出。

張秋谷接著道：「是麼題目？賢婿怎不做他就出來了？」逢玉笑道：「我已做了。」秋谷大驚道：「賢婿直恁快捷！」二人且回下處不題。次日巳時，來至石台下，眾人已齊。拆卷人高唱道：「大家靜著，聽宣尊號領卷，照依昨日所議，從未卷宣起哩，」此時，何尚已領了兒子擁立在前，袖著手，洋洋的，若不聽見一般，在那裡忖道：「爾只管宣，食水的聽見了尊號，他自會來吃！我兒子只怕量淺，吃不得許多酒哩！」忖猶未了，台上人高高唱道：「一百三十六名，末名何足像！」何尚聽了，就如半天裡下了一個霹靂般，嚇得開了口合不攏來，又見右邊走出一個人，手裡高高擎了一杯洗腳水，大叫道：「那位相公來吃了我這杯透心涼，回去免至火炭般發起熱來哩！」大家哄然一笑，直把個何尚氣得半死，到此地位，進又不是，退又不是，卷也不去領了，只得垂頭喪氣立在一邊。久之，羞變成怒道：「且聽他取的批首是那一箇，若素有聲名的也罷，若不是素有聲名，緩緩與他算賬！他不過是個舉人，我拼了個萬金，不怕他不吃我的奪命丹！」正恨間，已宣到第一名程鄉縣十六歲童生黃瓊了，他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放爾的狗屁！我惠州偌大一個府屬，難道並沒個真才實學的名儒老宿？倒被程鄉小縣一個小書生便壓倒了！爾恃爾是個舉人，受了人家賄賂，便敢藐視一府人物！別人怕爾，我何尚是不怕爾！」說畢，奮前一腳，把那左邊放酒的桌兒踢翻在地。他家的饒有先生，初時聽見足像考了末名，羞得無地可容，暗自想道：「這是我害了他，來此出醜了，貪賺他幾兩銀子用，倒斷送了一個好門頭了！」忽見何尚發作，他便幫起腔來道：「眾兄弟，何不竟把葉春及這低子擠下台來！」那幾個鈍槍詩友齊喊一聲，一擁搶上台來，眾人攔住道：「諸兄且緩，且叫葉先生把那黃瓊詩卷與眾人看，如果不公，再羞辱他也不遲。」何尚道：「諸先生也說得是，且叫他拿與請先生看！」葉春及此時，也自知罰水這段，大不是了，聽著要詩看，忙將首捲髮下來。眾人看道：

草長平湖柳蔭磯，塔中仙骨掩芳菲。

三生有恨人何在，一念傷情事已非。
月漫孤亭風浩浩，鐘沉古寺雨霏霏。
登臨無復甦公子，唱絕漁歌鳥自飛。

眾人初時，也有些不服，及看了詩，各各歎服，一哄而散。獨何尚父子及那饒有到底不服，道：「那有十六歲人做得這樣好詩？必是葉春及平日構就與他寫的！」還思量要發話，及見眾人散了，又聞葉春及乘人看詩時，已從石台後悄悄回去。

那幾個鈍槍詩伯，原與何尚父子無甚交遊，不過承饒有邀來，見眾人散了，也假做小解躲開去了。只剩何尚父子與饒有三人，孤掌難鳴，只得走了回來，又羞又惱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將次大明，忽轉念道：「饒有道我兒子是個才子，才子之文必不至失板到這個田地，莫不是饒有捉弄我？我有個姨丈，住在飯籬岡，此去不遠，他是個秀才，何不將兒子文字攜於他一看，也可定定兒子的學問是真是假。」主意已定，扒將起來，叫丫頭做了早餐，備些信物，取兒子平日的文章，並饒有批圈過那日考的詩稿兒藏在身上，帶個管家，騎上一匹快馬，望飯籬岡而來，不消兩日，已到秀才家裏。施禮坐下，敘了寒溫，通了來意，將兒子的文章送上來。那秀才看了，微微笑道：「文章果是才子做的，只是古之才子，不是今之才子。」

何尚道：「為何不是今之才子？」秀才道：「這幾篇都是本朝有名的陳際泰、黃醇耀老先生做的。」何尚聽了，復取詩稿送上道：「這個是那日禪院裡當面做的。」秀才看去，見上面寫道「朝雲暮懷古，不拘韻，」再看其詩道：

朝雲何所暮？所暮不拘雲。
暮雲與春樹，朝朝映夕欣。

秀才哈哈大笑道：「如此文字，罰杯水兒，葉先生還是體面得緊。若我，直要打他一百二十銅棍！」何尚道：「爾看先生的批評如何？」秀才再看下面批尾道：

字字為題所應有，卻無一字出入筆下，真不愧冠軍之目。

秀才道：「這先生連批尾也是抄來的。」何尚道：「又是那裡抄來的？」秀才道：「是賴瞎子作教官時，批府學第一的評語，」何尚聞言，跌足懊悔道：「原來我的目瞎，卻被這狗才騙了！」午飯也不肯吃，苦苦辭了回來。一到家中，氣憤憤的著人到書房喚兒子進來，一腳踢在地下，提起個板凳兒，劈頭便打將下去。何尚的娘子聽見丈夫氣憤憤回來，不知何事，正出來看見了，急忙奪住道：「呵呀！爾怎麼就發出這般大怒來！」

足像賴母親救脫，一道煙走了。饒有聽得消息不好，也自走了。何尚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超生，娘子百般寬慰，備些酒食相勸。何尚氣塞胸膛，那裡吃得下！氣了兩三日，清晨起來淨手，忽然昏仆在地，舉家驚惶號哭，抬至板上，卻未氣絕。

急叫人尋了兒子回來，延個醫生，綽號活閻羅，審了三關，問了發病根由，搖著扇子道：「爾這病，喜爾請著了我，還有一分生機，若是請了別個，莫想再生了。我開個方兒，快快撮來煎與他吃，若能漸漸甦醒轉來，就不怕了。」足像取紙筆到來，活閻羅開道：

竹黃川貝 連喬牛旁

開畢，撮藥。活閻羅親自煎好，叫足像拿進去吃，自己坐在廳上，呆呆的想道：「若醫好了這個財主，少也有百十兩銀子酬謝，只願這帖藥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一服就中。」不說活閻羅在廳上胡思亂想，且說足像拿進藥來，母子兩個正要扶起何尚來吃藥，只見何尚把腳伸了兩伸，頭兒搖了兩搖，喉中咯聲響了一聲，嗚乎哀哉尚饗！舉家嚎哭起來。活閻羅聽見，三步一跳，飛也似去了，連兩傘兒也不要了。

何足像見老子已死，反覺拔了蘿蔔地皮寬，暗暗歡喜道：「今須無人管得我了！」依舊著人尋回饒有，叫他主辦一應喪事。自己招平日勾搭的一般人來，就在喪次裡，終日飲酒取樂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表逢玉，當日那考詩的榮辱，原不放在心上的，見何尚踢翻酒桌，遂掉轉身兒，同張秋谷去西湖各處遊玩了一回，取路徑投羅浮來，尋個觀兒歇下。次日，帶了黃聰，到處遊玩，凡玉女麻姑、鐵橋石樓、飛簾瀑布，窮奇探勝，賞覽了兩三日。

一日，來尋葛稚川丹灶，行至龍虎峰前，忽見一道者，身穿皂直裰道袍，臥在一塊八卦石上，旁邊放著一條拐杖，上繫一葫蘆，掛一椰瓢，聽見人來，連忙扒起，取手在眼上擦了兩擦，舉眼把逢玉上下一看道：「爾可是黃逢玉麼？」逢玉忙施禮道：「小子正是黃瓊，不識道者何由得知賤字？」道者把手向左邊一塊石上指道：「爾坐下來，我奉稚川先師命，賜爾兩丸金丹，等得不奈煩了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取下葫蘆，傾出豆大兩個紅丸遞過來，逢玉接在手中。又向葫蘆吹口氣，取下椰瓢，傾滿一瓢仙液，芬香馥郁，亦遞過來道：「爾便吃下。」逢玉忙接來，一齊吃下，覺得通身鬆快異常。道者復傾一瓢遞與秋谷道：「我與爾亦有緣，可吃此瓢。我有四句詩，爾可記之，後自有驗：

遇水為災，逢火為難。
離在午鄉，聚歸東岸。」

又向逢玉道：「爾服了此丹液，可免非常之難。待後日功成名遂，更能急流勇退，清心寡慾，我再使人來指引爾復還舊位。」言畢，起身欲去。逢玉扯住道：「乞示道號，異日可來相訪？」道者道：「我黃野人也。」以手向前指道：「那高峰上的道院，是我住處。」二人舉頭望去，那有是麼道院！回轉頭來，道者已不見了。二人方知遇了仙人，慌忙望空禮拜畢，取路回至寓所。秋谷謂黃逢玉道：「黃野人贈我四句詩，詩意不佳。

我今離家已久，家中無人，我急欲回去一看。賢婿可從觀前行上一二里，便折而西行三五里，山上盡種梧桐樹的便是覆翠山，循山左出七八里，便是博羅大河。到了從化，見了姑娘，千萬早些回來，老夫專候。」逢玉道：「岳父自返，小婿理會得。」言畢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撇卻閒爭訪碇岡，亂雲踏碎碧蕤香。
回首麻姑並玉女，仙顏千載總蒼蒼。
欲知逢玉幾時到從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竹園評曰：何足像為一部線索，不可輕易看過。

又曰：題用一壓字，若一從逢玉身上著想，便是惡薄少年所為，作者匠心，非無斟酌。

啟軒曰：此回伏秋谷被劫，人所易曉；伏嘉桂、天馬二山之合，人所難明。蓋必有秋谷被劫，然後有南牢之陷。有南牢之陷，然後有天馬之兵。真天馬之兵，然後有白雲之困。有白雲之困，然後有負荊之事，而二山合矣。嘉桂、天馬，開處易寫，合處難寫，想他落筆時，已和盤打算過。

[返回 >>](#) [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